

软硬兼施的科幻电影

□ 撰稿 | 牧 群

影片《挽救计划》改编自安迪·威尔同名科幻小说，他的上一次改编电影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《火星救援》。影片前半部，尝试用人类最原始的“哲学三问”：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破题，后半部是科幻领域被思考，或说被推演过无数遍的“第三类接触”——遇到外星人。

如果止步于前半程，它可能又是一部平庸的《太空旅客》，讲述漫漫深空人类如何排解孤独。人类单次太空停留时间纪录乃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所创的437天，至今无人可破。电影里，男主角格雷斯的挽救之旅没有给出精确时长，往返8年行程，加上研究，约莫10年光景——这类太空孤旅，注定只能从心理学或人性角度向内探索。悲催的是，地球只给了格雷斯的单程票（返程食物不够），他要么选择当一回救世英雄，要么人设黑化让全人类陪葬。

故事至少有两个摆脱平庸的升格之处：一是男主角并非主动上这拯救人类的“贼船”，当他从休眠舱惊坐起，已是飞船唯一活人，失忆触发“哲学三问”，在碎片化回忆里，自己是被绑架来的；二是故事后半程亦非简单“第三类接触”，而是真诚和情感的交互，用一种近乎东方哲学思辨的“好人好报”，换取两个即将灭世的文明的存续。

二者沟通的基础说是数学，其实是侠



义的交互。

初遇外星飞船的格雷格，第一念头是逃，当外星来的石头形人“洛基”主动释放善意，格雷格很快放下防线。正所谓他乡遇故知，同病相怜的两个末世文明，快速完成一整部《降临》才能完成的语言沟通，携手奔赴“艾德里安”寻找题解。两个文明的狭路相逢和情感交互，更像是一场中式武侠的邂逅——心怀苍生的两位绿林好汉，虽萍水相逢，关键时刻却是我搏命救你，你舍命救我——最后，正是这种舍身，让两个文明意外拿到救世秘籍。

自打刘慈欣《三体》横空出世，宇宙似乎突变“黑暗森林”。其实不然，对于“第三类接触”的科学幻想，多为《世界大战》《明日边缘》式的灭世劫难，这也是人类面对未知，本能的居安思危。而《挽救计划》可以说是《E.T. 外星人》后，最柔软的一部作品。其实不用外星人，人类在宇宙面前之渺小，从摆脱大气层伊始便步步危机；人类亦清醒认识到，未来要么走向宇宙，要么困死于太阳系。《挽救计划》中的噬星虫也好，《星际穿越》的枯萎病也罢，乃至现实中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，人类终究必走出探索深空那一步。

相比诸多科幻经典，《挽救计划》是一部反英雄主义的科幻史诗，同时堪称影史最温情的“第三类接触”，用最乐观也最柔软的情感，打开星际文明对话。民

